

鸭子花盛开的季节

◆青山

翻过几条山脊,气喘吁吁地走过数十里蜿蜒曲折的武陵山脉羊肠小道,早已汗流浹背。到老家寨子后面小水沟时,被几个孩童挡住了去路。哦,是几个大不丁点的侄子侄孙,正在这条小水沟兴致勃勃地玩着鸭子花漂流。

这条小水沟是自然形成的,已有上百年历史。宽度在四五十到七八十公分不等,大体平而直,长约十五六米。沟的尽头是一片乱草地,沟水从乱草下隐匿前行。沟两边是比较平坦和宽窄一两米的沙地。长着几种不精打采的低矮杂草,只有春上才渐渐繁茂。秋冬季有少量的水从这沟里悠悠向下流去,也就一尺来宽的水面,二三十公分深浅,从末干涸间断过;但凡每年春雨一到,水量便逐渐增加,尤以春雨耕作农田时为甚,几乎都有八九十公分宽五六十分公分深了。正逢上春雨的几天,还会荡起一些波浪或水花之类,水势凶猛而急促。

这些后生,与我童年时的玩法完全一样。各用指尖轻轻捏着鸭子花头部,认真地放在水沟的上端,任凭其自上而下随着不断翻腾向前的沟水随波漂流。顿时使我童心陡然大发。这种游戏是我整个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最喜欢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游戏。此时就像赌徒进了赌场,手痒痒的不得了,岂能袖手旁观?我与他们笑呵呵打着招呼。

他们听到我笑嘻嘻的招呼声,扬起头看了看我,敷衍一般“三公”“三伯”地应着我,然后,像没有我在场似的,又神情专注地一边盯着那正在往下方漂流的鸭子花,一边紧跟着鸭子花漂流的速度,时快时慢地在沟两边的草地上向下方涌去。鸭子花跑到最前面的那个孩童,忍不住又要发出胜利般的欢笑声,而落尾的自然垂头丧气嘟囔着,不服输似的重新返回这水沟的上方,再做着同样漂流的戏。

每年农历三四月间,正是频频春雨涨水季节,也是鸭子花开满荒坡上田边土角的季节。它是草本植物,俗称“扁竹根”,开一种浅紫带白的小花。每一朵形状基本相同,只是有些略大略小而已,那花朵就像缩小了的喇叭,寸把长,小的一头略偏白色,喇叭一头渐成紫色,甚是好看!孩童们将鸭子花顺手摘来,将喇叭口朝下放在水沟正在自上而下流动的水面上,鸭子花随即随波逐流。这条平坦且略弯曲的小水沟,正适合鸭子花顺水漂流;沟两边较宽阔且平坦的草地,便于前后跑来跑去观看鸭子花的漂流。记得小时候,每年春末鸭子花开的那个季节,我们寨子三五四个四五岁到十来岁的童男女娃,在中饭后上学前,一有空便相约到这水沟玩鸭子花漂流,直到漫山遍野的鸭子花凋谢。孩子一茬接一茬,以至到了今天,仍生生不息。沟两边的鸭子花持续盛开的那个时节,也被踩成了光秃秃的两片沙地。

一个七八岁的侄女和一个六七岁的侄子吵了起来。我知道,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是无论如何也分不清谁的花在前谁的花在后的。只要一玩鸭子花漂流游戏,这种争执就必然发生。

“三伯,前面的这朵明明是我的,他硬说是他的。”七八岁还满脸童气的小侄女,奶声奶气地指着最前面的一朵对我说,并要我为她做出裁决。由于我没有从头到尾观看,让我甚是为难。

自己小时不也是与眼前一样经常发生争争吵么。想到此时身上正好有几张块块钱,便向他们发出邀请:“这样吧,我今天不很忙,离上课时间还有个多小时;你们几个个个都单独和我比,比赢就每人奖一块钱。”

大约一小时,比赛结束。三个侄女侄孙拿了钱,连声向我道谢:“三公好!三伯好!”由于上课时间快到,便与其他几个一起,兴高采烈地朝不远处的学校蜂拥而去。

我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参差不齐体态各异穿戴不同的身影,我自己仿佛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童年时代。其中一个男孩那胖嘟嘟矮小的身影恰似我提时代七八岁时的我哟!也是那么的天真烂漫!是那么的无忧无虑!饿了,有大人煮来吃,在那个年代哪怕也只是些粗粮杂饭,但无一不饿过;冷了,有大人早已将哥哥们留下来的旧衣服改好了穿着,也不曾冷过。

到每年鸭子花盛开的春季,中饭后刚放下碗筷,就迫不及待地相约玩伴或独个儿去这段水沟玩起了鸭子花漂流。

这水沟最多还有十天半月,就将被贯穿中国东西部杭瑞高速公路天德大桥的修建所占,一年半载后会被偌大的桥墩所取代,水沟终将不复存在。再不能在这里漂流鸭子花了,也就此成了终生的记忆。

印在脑子里最初也最明显的记忆,当是那次被窝里失火。应该是四五岁的时候,一个冬季的晚上,我见哥哥姐姐们都睡了也嚷着要睡。母亲像往常一样先用竹篾里的陶窑钵盛着火炭石放到床铺中间把被窝暖好。约莫几分钟后,便领我去脱了衣服上炕睡觉。被窝里暖和啊,真舒服!也许是母亲担心被窝还不够十分暖和,想多烘一会,没立即取出烘笼。我随后进入梦乡。由于白天与他们一起在水沟漂流鸭子花入了迷,导致在熟睡中随着梦境手舞足蹈与他们争抢,不慎弄翻了烘笼,而我并未醒来。火炭石把被褥慢慢燃起来了,我被高温烫醒,又慌又怕,被浓烟熏得哇哇大叫“妈,妈,有火,有火。”母亲急忙跑来翻开被褥,下面的床褥烧了盘子大一个洞,烘笼也烧坏了,她迅速将我拖下床。又火急火燎地抱起正在燃烧但不是明火的被褥,迅速扔到灶房的空地上,又赶紧穿好我的衣服,重新换上被褥,悉心照料着我再次睡下。当时母亲虽然很生气,吼了我几句,但并没动手打我。因为我是么儿,最受母亲宠爱。只是从那次起,在母亲之前先睡的我,就再也睡不到暖和的被窝了,几十年来,但凡每次睡觉时遇到冷铺迟迟睡不着觉,就总要想起此事,致使我终身都难以忘怀,也终身恨着在梦境中与人争抢鸭子花导致弄翻了烘笼燃起了铺盖。

稍大一点时的记忆是在六岁以后。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天晴落雨乃至上午下午,都各有各的游戏,而且几乎天天玩。直到七岁时,公社在生产队办了一所小学,方便附近几个生产队的孩子就近读书。秋季建校时全部到一年级读起,一个学期后,把我和其他成绩也好的同学直接跳到二年级下学期。这让我充满了自信,读书劲头更足。为了让师生们先吃中饭后上学,学校特别安排下午一点才上课,五点放学后,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除了冬季在家里烤火,从春末到寒冬,八九个月时间里,在春夏季吃了中饭后赶紧到这水沟漂流鸭子花,有时竟然同时有十多个人,沟两边都拥挤着。晚上无事耐不住寂寞,便与平日玩得来的几个,在明亮的月光下常常玩一些别的游戏。比如打洋戏,就是在院坝里,两端各站同等数量的男娃,以赛跑接力的方式,来回两端跑,哪一组先跑完为胜。常常跑得满头大汗,跑赢了时又高兴地大笑!又比如跳飞机,就是用冷却后的火炭石,在平整的石坝上,画上飞机形状的七大方格,分别标上一到七的数字,用小块瓦片,右腿抬起半弯着,只用左脚把瓦片从第一格逐格跳一步踢一下,要一口气不间断把脚下的瓦片踢到第七个格里才算胜,常常因为用力过猛或用力不足,不能一次就被踢入前一格而让这一轮失败。几轮下来,竟已腰酸背痛,有时几天都恢复不过来。再比如膝盖对碰,两人分别用双手合力抱起各自的右脚,将右脚脚板抱至与大胯持平,左脚站在地上来去自如。然后,抱着自己的右腿膝盖,与对方的右腿膝盖硬碰硬冲撞,有时一口气要冲撞很多次,直至其中一个被撞后退屁股坐到了地上,先败下阵来,常常把右膝盖碰撞得又痛又肿,几天都不消退。不过,这几类游戏都还是比不过鸭子花漂流有激情、有刺激!

春夏之交皎洁的夜晚,在院坝边南瓜地边缘摘下一截南瓜空心叶茎,形成一条七八寸长的微型隧道,把在低空飞来飞去一闪一闪发着荧光的萤火虫轻轻捉住,小心翼翼地塞进管里,只要放进十个八个,同时发出的荧光还可以用来读书写字。每每这种情形,别提有多高兴!那时煤油稀缺得很,只能用来大人们有的在晚上必要做家务。由于学生的作业在放学前已做完,晚上就这样在各种游戏中愉快地度过。

但凡到了七八岁,类似的快乐也就逐步减少,开始帮衬父母做一些小杂活。如去野外割野猪草,到自家的菜园子割发黄了的菜叶来煮猪食,或帮着母亲翻地里正在生长结苕的藤条;甚至去菜地打菜、坡上放牛、竹林捡干枯了的竹杆竹头,还去坡上捡些干柴等力所能及的小事。当然,在春夏之交那两三个月,常常在做好某一项家务的间隙,偷偷挤些短暂时间,哪怕一次只有十分钟二十分钟,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要去水沟自个漂流鸭子花取取乐,因为这是唯一丢不掉的习惯和偏好。

还有一件至今刻骨铭心的事:好像是秋冬的一天下午,我挎着书包放学回到家,在阶沿见到两个穿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其中那个高个子微笑着问我:“小鬼,放学了?”我从未亲眼见过解放军,有些怯生,不敢回答。后来,两人经常在我家吃饭,在堂屋另一头的伯母家住宿。他们喊我母亲“梁妈妈”,喊我伯母“陈妈妈”。喊得十分亲热动听。几天后,母亲与他们一起吃饭时,指着他们给我讲“这是杨排长,在公社吃住。”然后又指着高的那位,“这个爱与你说话的是高同志。”然后向矮的那个:“他是余同志。”接着笑眯眯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是我么儿。”

高同志的确爱和我说话,基本上都要听大人的话之类,也常问我爱干哪些事。我总说只要是春天夏天,我就爱漂流鸭子花。他还问起什么是鸭子花,又如何漂流,我说,现在冬天了没有鸭子花,沟里也没有水,明年春上,我教你。我们就这样约定好了,只等春天到来。我们两人也因此越来越熟悉。在高同志驻扎的那段时间里,由于两家的男人都在外地的区里和公社当领导,常年不在家,他们就经常把两家的水缸挑满水,把石阶沿石院坝打扫干净,隔几天又去后山劈了很多柴禾,大雪天也从不间断。

十一岁时,一个生产队只抽一个小学毕业生去读中学,成绩在班上最好的我就去到十五里远的县办煎茶中学读了书。途中要经过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河,又不识那几座山梁的羊肠小道,每到星期六上午十时,母亲就准时到学校来接我。因母亲很忙,路上我便没有停留玩耍的机会,也就只能匆匆在路边摘几朵大的鸭子花,边欣赏边随母亲一起往家赶。冬天时节,每次经过的那些乡间小道,总是满视野的草绿色扁竹叶;而在春夏,就会见到那几片叶片中间开出的白色紫色相间的鸭子花。真想去把大大小小的花全部摘了带去老家后面的水沟边,一玩就玩它一整天,一直玩到尽兴为止。星期天趁趁场,母亲又把我送回学校。后来上初二时,我终于记清回家往返的路,才不用再母亲周末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而我在春夏时节,又正好在路途不慌不忙地采些大朵朵鸭子花,带到寨后的小水沟边先瞒着母亲玩一两个小时再回到家里。

快到上课时,孩子们不得不抛下我,让我孤零零独处。罢了,这个沟渠很快就要被高速公路占据,今后不再存在了。今天哪怕是自己一人,哪怕自己已是一个将近五十岁,也要索性自取其乐玩一会,尽量玩到尽兴为止。因为我特别热衷于从小就恋恋不舍的这一游戏:鸭子花漂流!

我在沟的顶端,接连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鸭子花;然后站在沟边,静静地看着它们争先恐后地往下面漂去,开心得不得了。

后来,我一直在基层供销社先后多个管理岗位上工作,二三十年就这样匆匆过来了。随着企业改制,导致失业,后面十年乃至二十年,被迫自谋生路,这成了我后半生最严峻的生存问题。联想到今天那一拨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更应该引导和尽力协助他们的父母,去努力把他们培养成才,以求得一份长期稳定的职业。

几十年来,年复一年每每见到鸭子花和孩子们的鸭子花漂流,我都会回忆起美好幸福的童年时光,回忆起梦中与玩伴争抢鸭子花导致被窝失火、与解放军高同志关于鸭子花漂流的春天约定,更能回忆起自己读初二时周单独一个人回家途中采了好多鸭子花,带到寨后水沟边做着的又是十分热衷的鸭子花漂流的情景……

的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它在狂风暴雨中顽强地挺立,在烈日炎炎下不屈地坚守。它曾经为我们奉献了满树的繁花,那一朵朵红如火焰的石榴花,像是燃烧在枝头的生命之火;它也曾孕育出丰硕的果实,那一颗颗饱满的石榴,饱含着甜蜜与幸福。

飘落叶子,让我不禁想起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都曾有过青春年少的朝气蓬勃,如同春天的叶子,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也曾经历过生命中的辉煌时刻,如夏日的绿叶,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然而,岁月无情,衰老与消逝不可避免,就像秋天的叶子,终究要飘落大地。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落叶归根,它将化为泥土的养分,滋养着来年的新生命。

站在这株石榴树下,我心中五味杂陈。虽然最后一片叶子的飘落让人感到些许忧伤,但我也明白,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在这寂静的学校里,我似乎听到了生命的低语,它告诉我要珍惜每一个当下,无论是繁华还是落寞。因为,每一段经历都是生命的馈赠,那一个瞬间都值得铭记。

我轻轻地拾起那一片落叶,将它夹在书页之间,它将成为我记忆的书签,每当我翻开书本,看到这片叶子,便会想起这株石榴树,想起学生种下它时的情景,想起那些与它相伴的时光,想起生命的轮回与不息。石榴树上最后一叶子落了,但在我的心中,它的生命将永远延续,如同永恒的四季更替,生生不息。

梵岳情怀

◆杨德淮

五古·登梵净山

鱼坳锁轻车,石径接公路。扶杖缘溪行,直指山深处。应喜雨后晴,通明无烟雾。举足别清波,欣然过零步。壁上青云梯,悬若九十度!百步一歇息,昂首叹险固。安坐千步廊,清风荡心绪。起身继攀登,沿途多野趣。悦目倒钩藤,蔽日原始树。鸣蝉吟新曲,啼鸟诵诗句。嚅嚅流水声,欲与人畅叙。移步换风光,无限漫称誉。行行重行行,向上无犹豫。汗从额上来,山往脚下。长坂连香坪,依旧赠厚遇。撒下六千级,头顶渐宽裕。立足万宝岩,空阔邀企伫。放眼瞰群山,联袂竞牵附。金顶耸身旁,巍巍擎天柱!决意再登高,何惧日欲暮。弃杖出山门,脚酸心有数。奔柱迎而来,云梯笔直竖。双手扣铁链,贴壁无旁鹜。抬头岩压顶,气足顶得住。回首万丈渊,心平扫惊怖。前后齐努力,上下相互助。喜入金刀峡,仄身添情愫。屏息上天桥,祥云映凤翥。跃上晒金台,顶天罡风护。落日抹金辉,金身不用镀。万峰沉脚底,熠熠百川赴。海陆填虚腹,乾坤饱腹慕。开襟净无尘,神仙未可慕。应谢西天霞,染红凌空赋。继而山月来,有意赠妙悟。独立爽心神,何须多回顾。

五律·承恩寺

择山绝顶,扉户对长空。院静僧房远,云闲石径通。香烟弥佛殿,日色染禅风。香界连天界,原来一梦中。

七绝五题

永义紫薇

挺立穷山亿万年,枝繁叶茂绿鲜鲜。霜欺雪压何如此?常换肌肤不自怜。

过薄刀岭

薄刀立地亦成山,锋口蹊荒胆气寒。野竹担心人惧怕,沿途夹道护云端。

慢行

◆李耀祖

〔南吕·采茶歌〕万物随心(二则)

目标明,路直平,山清水秀伴君行。心喜长途四驱动,风声鸟语用心听。谱分明,曲孤平,填词制曲毅然行。辞例规格样式在,亦趋亦步与谁听?

〔仙吕·一半儿〕蝉悲悟

哪及翠鸟自由啼,恐怕螳螂等不急,瓦雀心机恰宜。苦若迷,一半儿寒凄一半儿(自)取。

〔中吕·山坡羊〕夕阳寻梦

勤劳甘味,花甲周岁,眼花耳背当该退。带茶杯,满天吹,琴棋书画秧歌队,垂钓太极无不会。昔,暗落泪;今,圆梦聚。

〔北商调·秦楼月〕七夕悟

<首调>银汉渺,织星抱恨情难了。情难了,年年照旧,倍增多少? <本篇>情多厌旧迎新笑,

过剪刀岭

心存高远不须哀,石缝容身任往来。自信人间无绝路,苍岩挡道亦掰开。

宿镇国寺

空阔山巅响暮钟,僧房接纳自轻松。任他窗外风声紧,仰卧床头不动容。

金顶远望

时晴时雨雾时飘,极处立身无动摇。好个前人留妙句,山登绝顶我为高。

高阳台·立梵净山金顶远望

万缕红霞,千层赤叶,来迎一寸丹心。振臂惊呼,增收百种回音。长风过处嫌天矮,立危岩,笑对低岑。史欣然,漫眼晴光,着意追寻。重霄最令胸开阔,把闲云吞却,化作狂吟。意寄虚空,方知物象森森。群山俯首无言语,独凭栏,骋目披襟。望关河,落日熔金,旅雁穿云。

卜算子·攀金顶

山上又重山,极处悬金顶。峭壁梯梯铁链行,心稳人清醒。留步立天桥,眼下千般景。万象收来看不完,落日高风冷。

人月圆·梵净山

奇峰异岭添豪兴,忒爱此山高。千秋石径,万年金顶,百步天桥。倚岩远眺,临风遐想,人在晴霄。茫茫宇宙,匆匆岁月,漫漫云涛。

临江仙·梵净山万卷书岩

野岭何来书万卷?立身仰问苍天。白云消长自轻闲。山风吹冷意,旷达无边。落寞荒凉千载久,化为经典名篇。潜心攻读上峰巅。信哉秦火烈,未灭写真编。

青玉案·雨中登梵净山

云携急雨封山路,断啼鸟,簇嘉树。偏向迷蒙高处,浑身虚汗,怡然回顾,石级三千步!八方抬眼皆烟雾,金顶留人未留住。撑伞扶岩终领悟:原来天地,相同气度,上下休迁怒。

定风波·伫望

百里林原百里山,层层叠叠折重峦。站立最高金顶上,遥望,胸襟开阔远天宽。脚下身前何所有?回首,寂然野性到云端。长风吹处峰安定,宁静,新词一曲动乡关。

人生苦短朝夕老。朝夕老,别贪秀色,枯衰为宝。

〔中吕·山坡羊〕老年修身悟

少些埋怨,多加检点,英雄世事当年淡。弃贪婪,莫图闲。诤孙买菜积经验,修炼性情书必览。心,不厌倦;身,不要懒。

〔南越调·浪淘沙〕入暑忆旧(二则)

无雨好晴天,戏水河边。听闻“知了”柳林前。直叫“吱嘎”谁可解,泡澡悠然。往事早已云烟,藕断总丝连。恨不是旧时年。迟暮之间霜雪染,有负乡关。

戏水在当年,不是今天。七句弹指瞬间之间。望断天涯白了首,哪有遗憾?谁解人生辛酸,过去不纠缠。岂止情缘难了断。岁月流亡遗梦叹,梦绕魂牵。

〔南吕·采茶歌〕许韵兰公共阅读书屋(二则)

日悬高,火煎熬,岸边树下叶儿凋。巷尾街头人迹少,图书馆里蹭空调。

暑没消,火来烧,四周烈焰无处逃。唯有书声噪音吞,置身瀚海品风骚。

石榴树上最后那片叶子

◆默山

带来的一丝清凉。微风吹过,叶子沙沙作响,仿佛在与我轻声细语,分享着它所看到的世界。那时的天空湛蓝如宝石,云朵洁白似棉花,而石榴树则是这片天地间最美的风景。

秋天的到来,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秋风萧瑟,吹走了夏日的喧嚣,也吹落了石榴树上的叶子。一片又一片,它们像是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然后轻轻地飘落大地。那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叶子,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翠绿,变得枯黄脆弱。它在枝头挣扎着,似乎不舍得离开,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秋风的力量。当它飘落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仿佛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

石榴树上最后那片叶子也落了,角落显得格外冷清。我缓缓地走近那株石榴树,抚摸着它粗糙的树干,感受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它的身上刻满了风雨的印记,那些凸起的纹路,像是它一生

操场的角落,弯曲的石榴树悄然静立。这石榴树,是二十年前一位学生在上学路上随便在路边扯来扔在角落处的。石榴树便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如同学校的一位忠实守护者,送走一波学生,又迎来新的一批,如果它要是能说话,便是学校的百事通。

秋天,它总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每一片叶子都像生命的使者,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守护着学生。秋天,石榴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了,徒留干枯的树枝刺向天空,似在无声地呐喊,又似在无奈地叹息。也好像在教学生们,要适应季节的发展,勇敢的展示自己,才能出彩,它是校园内一位不说话的师。

散步到它脚下,静静地凝视着那片飘落的叶子,思绪也随之飘远。它曾是春天的希望,在乍暖还寒的时节,勇敢地探出嫩绿的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那时的它,是新生的象征,是生命轮回的开始。在阳光的照耀下,它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仿佛被大自然赋予了神奇的魔力。周围的一切都在它的映衬下焕发出勃勃生机,鸟儿在枝头欢唱,为它的诞生而欢呼;花儿在它身旁绽放,与它共同编织着春天的画卷。

夏天石榴树最为繁盛的季节,那片叶子也在众多同伴的簇拥下,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身躯。它变得宽大而厚实,宛如一把绿色的伞,为树下的人们遮挡着炽热的阳光。在炎热的午后,我常常坐在石榴树下,仰望着那片叶子,感受着它